「中國本位音樂」

張沅吉

春好像是藝術界所獨霸般的。全國各地風起雲湧的有關於繪畫音樂的集會，有如春筍一般的勃發，在首都，將舉行八年來第一次的全國美展，同時還有三天連續的盛大音樂表演，由平京滬三地專家輪流各担任一天，這些，充分說明了春之藝壇是如何地勃發，正在進向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坦途上一般，在這種有如藝術節般的時候，各報最近刊了一篇上海霄霏國樂會的一段介紹文，內容是宣示除他們的如何努力於本身事業外，正在負起復興國樂的重任；他們說明了二個不同的方向，但都是想使國樂抬頭的：

一，爲採取西洋的技術，將器樂與聲樂澈底的整理與改進，成爲東方西方之混血體。

二，則惟有摒棄洋化，專從事於國有樂器樂典之搜尋研究，綜合各派，集合專家，以分工合作精神，尋求一代表的音樂，以求中國本位的音樂之發達，在世界藝壇另樹一幟。

同時立即繼續說明他們的旨趣和出發點，毅然決然地採取後者，並且最近已開始了他們重大任務的起端。

我們欣幸這近頃各種文化部門有意義的活動，在在給人們以良好的感念，以後慢慢可以從零碎工作而漸入統一的整個整理工作，作爲未來中國新文藝復興運動的前階段的準備時期，我們對於這種熱忱，必須加以擁護和贊助，但是，爲要使整個的前程打算，我們非但不能走遠路繞圈子，而且必須更進一步地迎頭趕上，才可以跟人家比肩，因之，我們對於這種步驟上的原則和理論，不得不在開始進行的時候有充分的探討和確定不可。

在這個「國樂」問題的領域下，我們起先不妨先列舉最近國內各專家，有關的科學家，文藝家，他們的意見是怎樣，這裏不勞憚煩地先摘錄一部份，然後再給他下結論。

> 「不管用來演奏的是什麽樂器，亦不管所唱奏的是什麽歌或曲，祇要中國人做出來的音樂，而且確有藝術的價值，凡屬中國的愛國男兒都應當把他當作是國家的光榮，不應該就他的來源，定出一個西樂的名目，並巧爲喧賓奪主之說，以自絕於音樂的藝術。
>
> 「本來不是本國樂器的胡琴琵琶和羌笛，可以算是本國樂器，爲什麽現時之所謂西洋樂器，經我們採用之後，不可以算是本國樂器呢？
>
> 「因爲國樂不能夠和西樂爭衡，所以要改造和改良，而且應該改革的地方須毅然地把他改革。
>
> 「中國人如果會做出很好的所謂西樂，那末，這就是國樂，如果中國人做出來的音樂是醜，那末，就令中國人普通之所謂國樂，亦是國家的羞恥。」

黎青主云：我亦來談談所謂國樂問題，見文載音樂教育二卷八期。

> 「我們從速創造國樂，須一面先行整理吾國古代音樂，一面辛勤採集民間流行謠樂，然後再利用西洋科學方

法，把他製成一種國樂。」王光祈著歐洲音樂進化論四頁。

「我國音樂進化，除律呂一事外，殆難與西洋音樂進化同日而語，但吾人既相信音樂作品，須建築於民族性上，不能強以西樂代庖。……倘吾國音樂史料，有相當整理，則國內音樂同志，便可使用其天才，用其技術、製譜技術，以創造偉大之國樂，使倚於國際樂界而無愧。」王光祈著中國音樂史序。

「欲造國樂，必須注意。一，對於音樂各種要素一一加以研究，二，搜集國內音樂材料，以供製譜者之參考，三，對於樂制及樂器各音，須有劃一辦法，」王光**祈通信載音樂教育二卷八期。**

「我國音樂不振可以說有下列三大原因：一，吾國樂師無發明製造樂器與用五線記譜的能力，二，吾國樂師過度墨守舊法，缺乏進取的精神，所以雖有良器與善法的輸入，亦不願意採用或模做，三，吾國向來沒有正式的音樂教育機關，以致音樂教授法未加改良，記譜法亦不能統一。」蕭友梅著**「最近一千年來西樂發展之顯著事實與吾國舊樂不振之原因」載音樂雜誌第三期。**

「如決定了某種樂器應當改良，最好先把改良的意見先同數理學專家接頭，請他們核定所提出的計劃，於音律上有無錯誤，因為不是個個音樂專家都是精通數理的，方才可以動手製造，造成之後，驗過與原定計劃相符，還要請專家多次試驗，至可用為度，才算達到初步目的。」蕭友梅著**「對於大同樂會擬仿造舊樂器的意見」載樂藝一卷四期。**

「吾國現代的文化受了西歐文化的影響，國民的生活也隨着發生變化，所以不能拿明清時代的音樂來做現代的國樂，我們得從新創造能表現我們的感情和思想的國樂才好。……我們對現存的國樂器若不加以改良，使他能奏複音樂曲，恐怕將來要被淘汰下去。」柯政**和著新國樂的建設載音樂教育二卷八期。**

「在這二十世紀時代，除了極少數落後的民族以外，大都是有和聲的，我們既不甘落後的民族，那麼我們就不應該拿這樣沒有和聲的東西作為國粹的至寶。

「要復興中國民族音樂，我以為決非復古可以辦到。

「各民族的特性音樂，並不是在他們所特有的不進化的樂器，而是在那些可以代表一民族的特性的樂曲！」

羅亭著「除了祀孔典禮中大同樂會、古樂演奏以後」載音樂雜誌第四期。

「我們研究中國音樂所應該有的態度，一，對於中國各地方所有的樂曲，不管他好壞正邪，都應該很尊敬的去保留他。二，介紹西洋音樂是一件要緊的事，但是不及發展吾們自己的，使他成功為一個國民樂派的重要。三，搜羅各地方所有的中國樂器，與所有抄刻本的中國音樂書籍，立一個圖書館來保存。」**傅彥長著「藝術三家言」**第七十四頁。

我們已經摘錄了一部份國內樂壇上較有聲望的專家所發表對於國樂問題的偉論，現在把他概括地可以分析出下列的統一意見：

一，肯定地闡明近頃國樂較西樂落後甚遠。

二，整理國樂雖有改進和改造之緩急的分別，可是對于現存的國樂不論在形式內容上都有加以改進和改造的必要。

三，改革的步驟都是主張採用西洋的科學技術來作國樂的新形式，而內容是基于吾國的民謠曲上。

四，樂器是否改造或整個廢棄是較不能統一而具體的決定的。

這些分析了的理論，閱者以為都是偏于西樂專家的意見，或不免有較主觀的論調，那末，我們重覆一查國樂專家的論點：

「嘗察中西音樂，以技術相衡，樂器相較，譜子相比，誠不可以道里計，退化之譏，誠所難免。

「介紹並研究西樂，以輔助國樂所不及，所謂研究及介

紹西樂者，非謂盡棄國樂，改絃而張之，不過欲使國人知西洋音樂理論之盛，技藝之精，從而研究有得，則眼光既明，理路亦正，或藉以爲印證，或取以爲師資，國樂由茲逐漸改進，復興前途可抱樂觀」。鄭訓寅著「國樂復興與西樂之介紹」載新樂潮二卷二期。

「然提倡國樂，須從整理着手，整理之先，須從改良曲譜着手……故創一印行舊譜爲整理國樂之急，編製新譜，爲改良曲譜之先……記譜之法，因吾國向來之記法，節拍不甚明了，或照簡譜記法，或用中西並列，逐漸亦可專用五線」。朱英著「整理國樂須從改良曲譜着手」載樂藝一卷三期。

「國樂至今衰敗到極點，若不從速整理，恐有湮滅之虞，復興之點計有：一，確定標準音，二，整理歌曲樂器等譜，三，改良製造樂器，四，編製理論等書，五，保存國樂書籍與古樂器」。朱英著「對於整理國樂之零碎商榷」載樂藝一卷三期。

因爲國樂家平日較少發表意見，所以一時無法再找到些他們的論斷，但是，這裏幾乎也可以給我們有系統的認識他們的如何需要改革國樂？

這裏，除掉專家的意見外，我們還可以看到一位科學家的意見：

「中國現有樂器應加改良：一，一切樂器的音律應一律採用西洋音樂所公用的音律。樂器應加改造或改良，庶可合奏。二，音階的組織應採用平均十二律，各樂器必須增加半音以應轉調。三，樂器的音域應盡量的增加」。

這是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主任丁燮林先生所發表的論文，原題改良中國樂器的問題刊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申報，並且根據他的報導，我們已經知道這物理研究所的附設儀器工場已經開始在着手這改良的工作了！

如果明瞭了上列各個論點的中心，而把他們聯起來，幾乎可以找出一個共同點：便是公認中國音樂的落後，因落後而必須加以改革，這一點不論西樂研究者，國樂研究者，其他一切文藝家，科學家幾乎一致公認，但是接續的問題便是如何改革，這進一步的問題的核心我們亦可以歸納成二點：

一，內容。　二，方式。

在改革國樂的內容上，我們也可以隱隱約約地觀察到努力改革的專家是如何地重視我國固有的民謠上去，因此，也有一種共同的傾向是說，新中國的音樂，在音調上，不論聲樂器樂，必須盡量利用我們的靈魂——基於民謠曲的——以創造類似西洋近代所謂國民樂派的系統！所以在改革國樂的內容上也成歸納在同一點的立場上而公認這意見，可是立即發生多方面爭執的還是在形式上，也就是技術上的，它包括樂器，樂譜，演奏方法，作曲法和和聲等絕對有關技術的專門問題。那末我們再重覆地檢討專家對於這問題的意見而可以歸納成三種形態：

一，承認國樂器已經到不必改造的途徑，便是如果在改造後也不會更超過西洋樂器的理論下，同時連帶採取西洋製譜的技術，及一切音階和聲和演奏，只不過是作曲的內容上盡量發揮我們的民謠曲罷了！

二，承認國樂之所以爲國樂，便是有他的特點和民族性的反映，但爲切適近代和聲和轉調等的運用起見，須將樂器加以改良，必要時更可以改造。其他一切作曲和聲則吸收西洋的成規。

三，參雜應用國樂器和西樂器的演奏。

這三種理論所反映的事實，我們也可以舉出少數的例子來，最近賀綠汀氏的鋼琴曲「牧童之笛」便是第一種理論的結果，第二種則有吳伯超氏的合樂四曲，以中國樂器作西洋管絃樂合奏的方式而作的，而第三種便是最近極度流行的舞曲和一部份上海舞場歌團所用的樂曲演奏。

寫到這裏，筆者記起胡彥久氏一篇極長論文題「吾國音樂之缺點及其補救」載上海大公報廿五年七月十二日，他歸

缺了國樂的五個大缺點，便是樂器的，音階的，樂曲的，記譜的，和演奏的五項，詳列事實，最後他計劃了五項改良的方案，一，整理我國歷代音樂，二，搜集各地的民歌俗曲，三，用科學方法改良樂器，四，規定正確音階改良記譜方法，五，採用西洋音樂的特長以爲補救。這種中和的綜合論調很可以代表現在一般的意見，其實。用科學方法來改良樂器的結果，立刻可以花現多此一舉的事實，改良到極度恐怕仍舊不會追及近代西洋樂器的吧！至于改良記譜方法，那倘要說明這五線譜的科學化合理化幾乎是鐵一般的事實呢！但我們不得不注意在結論一段所說的：「研究西洋音樂者，[illegible]於西樂藝術的偉大，再來看中國的音樂，本身既如此不進化，而流行的國樂又是如此的淫靡不振，無怪要鄙棄不顧，但中國大多數的人仍然需要中國音樂，西洋音樂誠然有其價值，然中國的全民衆並不能了解與欣賞的！」這倒是忠實的事實，因此，這篇文字所討論到的中心便開始擺在我們的眼前，便是同屬國樂的領域下，農村間流行的和士大夫所玩賞的[illegible]然不同，而西樂的領域下，一般青年學子的大吹口琴，和那些高貴的教會女學的小姐們所演奏的鋼琴曲又復不同，所以這國樂問題的創造，着眼必須不再重蹈這種局部欣賞的內容，而必須以廣大的羣衆爲對象，在理論上我們絕對可以同情于戲劇家陽翰笙先生所說的：「我們不是文化上的國粹派，因此我們積極主張音樂之國際經驗的接收。我們也不是文化上的歐美派，蔑視中國音樂的大衆性，忽視形式上的民族傳統，我們認爲只要適合於內容，也得努力吸收中國音樂的特長，這不是調和，這是立根于大衆立場上的觀點，沒有問題，中國音樂是較落後的，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得絕對廢棄他的結論，在音樂上我們也只有綜合，只有實踐過程中去綜合音樂上的一切經驗，才能向着完美的道上發展」。話雖如此說，我們要如何的綜合？我們始終要找尋正確的具體的事實來指明所謂「中國本位音樂」在形式上倒底是怎麼一回事？

唐學詠氏說：「吾人以爲我國雅樂雖已散失，但民族自由心聲，即所謂俚俗歌謠者，却流傳民間，隨代而存，此種隱伏寶藏，其形式，其情調，既豐富，亦優美，誠無上之國寶，民族之奇花也，是則吾人果欲興滅繼絕，復興吾音樂之國際地位者，惟有本最新之樂法，以開發此無盡藏之音樂大陸，此或可爲今後努力途徑者一」，這一段所闡明的基于吾國民謠曲的內容幾乎是大家的公認爲唯一的途徑，但他還指明：「且也今日國內各地所有之樂器，其品類究有若干，其音域究達何等程度？其結構究竟曾否改良，抑或另有發明，皆待蒐尋搜羅，切實考察，若能因應該項樂器，編爲國風樂曲，傳播上固易普及，趣味上亦少隔膜，由是再進於世界近代音樂，亦必較易收效，或此可爲今後努力途徑者又一。」（原題「將如何作樂」，見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南京新民報）到這裏我們才可以明瞭這過渡的事實所必具的形態，同時也是實際問題的這國樂器的在過渡時代所負的任務。

綜上所說的，所有局部問題都已經相當地解決，並且已經在理論上指示了我們如何創造新國樂的理論根據，那末，我們回頭來看篇首這上海齊爾國樂會所決定的任務和他的理論，是多麼的固執了！這新國樂的問題在前邊既經指明了西洋發達的一切內容形式又其是技巧方面可以給我們無量數的助力，但是他還堅持摒棄洋化，在只想從古董堆裏尋寶般的創造，那正是絕路之顯著結論，我們不能否認他們最近一部份的工作——到蘇州去採訪記錄僧道音樂——這不過是整理歷代音樂的細部工作之一，況且這種整理也絕對須運用現代科學方法的西洋技術，譬如記譜技術等的精美嚴格而合理，我們無疑地必需採用，如照他們所說，那還不過是非科學地謀整理國樂的舉動，因此，我們也可預期這所謂中國本位音樂的產生，是決計不可能的一回事！